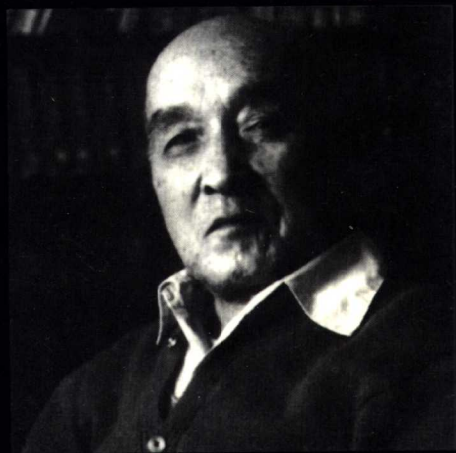


7

# 胡风全集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胡风全集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集外编Ⅲ

第7卷

---

**顾问**

巴 金 王朝闻 贾植芳 王元化

**全集策划**

王建辉 刘鼎华

**整理辑注**

梅 志 张小凤

**常务编辑**

魏世弟 沙铁军

**各卷责任编辑（按姓氏笔画）**

王建槐 邓宁辛 沙铁军 祝祚钦  
谢嘉星 魏世弟

**第7卷责任编辑 沙铁军**

**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 汪 汉**

**责任校对 余兆伟**

**责任印制 杜义平 王铁兵**

**照片手迹技术处理 朱永锴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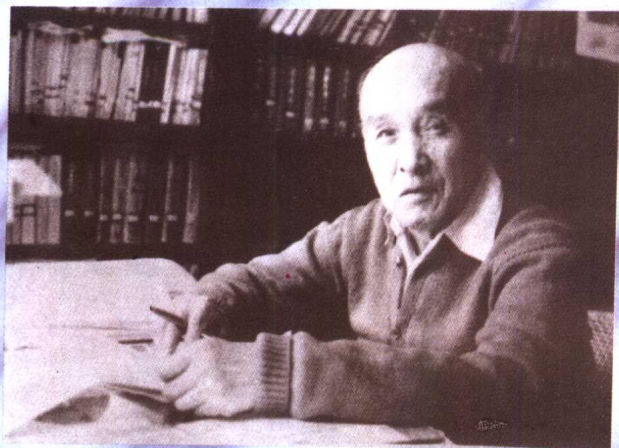
---

1949年初在东北解放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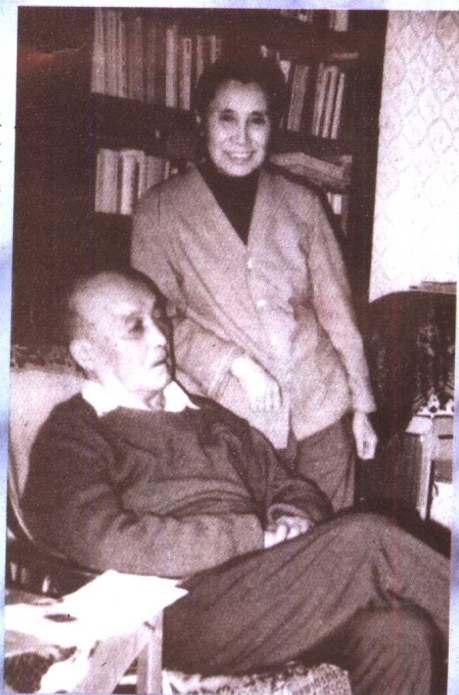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1月恢复自由后在成都南郊公园大铁树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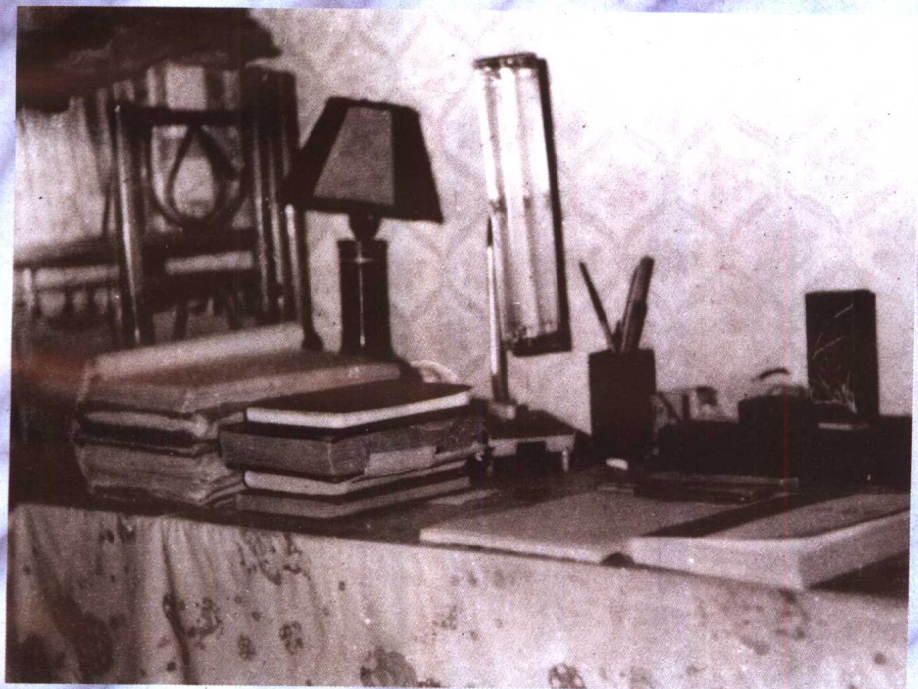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82年在前三门寓所

1983年在北京家中(与夫人梅志)





胡风生前书桌

正亞山十二峰

亞山十二峰，峯峯各不同，何人好  
造此，地母見神工。

壁有以面就每

江上走波就，朱衣映水紅，沈澗  
起層鬼，相復御長風。

錄

白岩同文

胡

存三子



本卷为“集外编”的第三编，系作者自1979年恢复自由后所写，并经整理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。

现按内容及时间顺序分为五辑：

第一辑为对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回忆、感想及答问等。

第二辑表示的是对几位老友及故人的悼念和纪念之情。

第三辑中的一些随笔，包括了感怀、祝愿和为友人作品所作的序跋等。

第四辑为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回忆和总结，对自己作品所作的说明及对自己文艺思想的阐述等。

第五辑为作者最后所写的长篇回忆录，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连载。未及写完，作者便去世了，后半部由夫人梅志根据作者生前的手稿、日记及书信等材料续写。

其中，前四辑中的多数文章已收入《胡风晚年作品选》（1987年1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）。第五辑定名为《胡风回忆录》，于1993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

第  
7  
卷  
集  
外  
编  
Ⅲ

---

---

## 目 录

---

---

### 第一辑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关于鲁迅“转变论”的一点意见  | 3  |
|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 | 10 |
| 鲁迅书信注释          | 18 |
| 就有关鲁迅作品答客问      | 35 |
| 一点回忆            | 38 |
| 若干更正和说明         | 41 |
| 《写在〈坟〉的后面》引起的感想 | 47 |
| 鲁迅先生            | 57 |

### 第二辑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致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唁电 | 127 |
| 悼萧红         | 129 |
| 我的悼念        | 134 |
| 《七月》作者与海燕书店 | 137 |
| 悼念江丰同志      | 142 |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难忘的哀思         | 146 |
| 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 | 151 |
| 纪念赖和先生        | 153 |
| 悼念天蓝同志        | 157 |
| 深切的怀念         | 160 |

## 第三辑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读雷抒雁诗《小草在歌唱》随感   | 169 |
| 向朋友们、读者们致意       | 172 |
| 为《晋驼短篇选》说几句      | 174 |
| “进入”到中国大学的上空来了   | 176 |
| 斗争的青春            | 178 |
| 革旧迎新五愿           | 181 |
| 介绍两位台湾作家——杨逵和吕赫若 | 184 |
| 我与萧军             | 187 |
| 我读路翎的剧本          | 190 |
| 《徐放诗选》序          | 198 |
| 喜投神圣的一票          | 201 |
| 我的祝愿             | 202 |

## 第四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小传               | 207 |
| 我和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周刊》的关系 | 21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《七月》和《希望》的答问          | 216 |
| 我做的一些中日文化交流工作           | 220 |
| 关于延安文艺传统                | 227 |
| 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始末             | 231 |
| “形象的思维”观点的提出和发展         | 235 |
| 略谈我与外国文学                | 241 |
| 《胡风评论集》后记(存目,见本全集第三卷)   |     |
| 对“五把刀子”的一点解释            | 265 |
| 《胡风译文集》几点说明(存目,见本全集第八卷) |     |
| 《胡风杂文集》几点说明(存目,见本全集第四卷) |     |
| 我为什么写作                  | 269 |

## 第五辑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回忆录       | 273 |
| 1 东京时期    | 275 |
| 2 在上海     | 293 |
| 3 在武汉     | 355 |
| 4 重庆前期    | 394 |
| 5 奔赴香港    | 511 |
| 6 在东江,在桂林 | 542 |
| 7 再返重庆    | 577 |
| 8 重返上海    | 643 |
| 编写后记      | 711 |

---

胡风全集

---

第一辑



## 关于鲁迅“转变”论 的一点意见<sup>①</sup>

对鲁迅的战斗历程,多年来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。有人说,二十年代末,创造社和鲁迅的论战(鲁迅自己把那叫做“围剿”)逼得鲁迅不得不表示拥护共产党,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。持这种看法的人们中有的甚至说,鲁迅是主张屠杀青年的法西斯主义者。所以把那次论战的结果叫做鲁迅的“转变”。这种看法是直接违反以至否定鲁迅的实际的。

去年秋(?)我被通知去听了一位文艺工作领导人的报告录音。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参加文艺界的集会,是关于新文学史的看法的报告。其中关于鲁迅只提到两点。其一是,鲁迅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。其次是,鲁迅是在创造社的“批判”的压迫

---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《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》(1981年,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),后收入《胡风晚年作品选》(1987年1月,漓江出版社出版)。——编者注

下才学了马克思主义的。他提出的证明是,鲁迅在《三闲集》的《序言》里说过,是那些“批判”使他(挤得他)读了马列主义的。前者给鲁迅一个空洞的“旗手”名称,完全不接触鲁迅本人的劳动在当时以及直到现在的伟大的战斗意义。这且不谈,我也没有条件和能力谈。关于后者,我以为报告人是直接违反了鲁迅的实际的。鲁迅原文是说“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,是他们‘挤’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,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,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。”这是说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,解决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,并没有说他的全部思想“转变”。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创造性的解决,不但不能据此就断定这以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,相反,这正是总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,应有的结果。报告人把用马克思主义做引导解决了具体文艺问题,作为鲁迅当时和那以前不懂以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证明。这恰恰是直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。报告人说鲁迅说得“很清楚”,其实是他把原话改得很不清楚了。报告人这种论断是直接歪曲了鲁迅原文的。鲁迅原文说的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解决了具体的文艺问题,而报告人却说是创造社逼得他学了马克思主义。当然的推论是鲁迅以前没有学过马列主义,那以前鲁迅的战斗中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。这样,就用以证明了鲁迅转变论的正确性。这是对原文不负责任的态度,因而他的断论是违反历史实际的。

那么,鲁迅的思想发展是否经过转变的过程呢?是经过了。在本世纪初,他提出了建立“人国”的理想。但他能找到的思想是欧洲资本主义没落的哲学思想,例如“超人”论等,虽然鲁迅把它改造成了革命的武器,要在普通人的斗争中达到“立人”的目的,但这

种理想是唯心的,当然找不到实践的道路。但十月革命后,他的理想就从唯心论转到了唯物论。他看到十月革命胜利了这个“事实的教训”,确信“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”。他这就把创立“人国”的理想和“立人”的过程放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去实现了。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“事实的教训”,他就把理想从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的立场上面了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转变。接着的五四运动,他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建立“人国”的道路,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实现“立人”的目的,不再是本世纪初他所提出的“改造国民性”的提法了。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人民革命的过程里面了。

关于他的这个转变的情况,最确切的说明还是鲁迅自己的话。在随感录五十九,题为《圣武》的后面,他提出了简要的确切的说明。

他把中国残酷的阶级统治,把那残酷性叫做“来了”(统治者的刀与火),只有在和这种残酷(“来了”)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“立人”的改造过程,进而实现建立“人国”的理想。他的说明如下:

现在的外来思想,无论如何,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,互助共存的气息,在我们这单有“我”,单想“取彼”,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,实没有插足的余地。

因此,只须防那“来了”便够了。看看别国,抗拒这“来了”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。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,牺牲了别的一切,用骨肉碰钝了锋刃,血液浇灭了烟焰。在刀光火色衰微中,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,便是新世纪的曙光。

曙光在头上，不抬起头，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。

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就是这样迎接了十月革命的。

一、他说的各种“外来的思想”实际上是指当时在中国开始了的社会主义运动说的。这种革命，在俄国已经胜利了。

二、他说的“有主义的人民”是包括革命领导者和有组织的人民以至其它无组织的劳动人民说的。他这种思想是超过了当时一切革命者的认识的，是符合毛主席从宣传、组织到行动的群众路线的大原则的。

三、他这种认识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完全一致的。他把十月革命看做“新世纪的曙光”。

四、他说的“物质的闪光”，是指当时“实业救国”、武器救国，搞官僚买办阶级的立宪国会，完全脱离历史实际和脱离人民的那些思想说的。他所确信的是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。

五、他号召人民向“新世纪的曙光”抬起头来。这足以说明他的战斗是为革命，但并没有把自己放在“教师”的地位上，只是由衷地希望人民的觉醒，并不是用超出于群众的领导者说话，他自己也只是群众的一员，不过是对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某些点上认识得较早而已。这是人民领袖的最宝贵的品德。

另外，我们还应该认识他当时的社会条件。

《新青年》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总领导。在这里，对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是一个严肃的历史任务。执行这个任务的，是李大钊、鲁迅，以及陈独秀等。一九一九年五月《新青年》出版了《马克思主义专号》。在这里有李大钊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专论。鲁迅发表了《药》和几篇杂文，前面说过的《圣武》就是其